



焦裕禄的共青团岁月

□ 贾关青



相依为命。为了生存，她就在爷爷的指导下，学会了犁地、耙地等很多农活，且样样不落人后。

后来，在焦裕禄的推荐下，王小妹被评为尉氏县特等劳模，并参加了全县劳模表彰大会。但是由于她年纪小，还是个女娃娃，参会的很多老同志就对她产生了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县委领导决定让她在南关林场当众表演。表演现场，王小妹一手扶犁，一手扬鞭，犁走地翻稳稳前行，赢得了一片喝彩。会后，王小妹披红戴花，在县城风风光光地走了一圈儿，焦裕禄亲切地鼓励她说：王小妹同志，你一定要记住，今天的荣誉是党和人民给你的，不要骄傲，还要继续努力。我希望你回到家乡后，把村里的妇女都带动起来，参加劳动，投入生产。我相信你会做出更大成绩的。

不久，王小妹光荣地加入了青年团，焦裕禄还编了一段顺口溜号召全县青年妇女向她学习：“王小妹，十七岁，犁地耙地她都会……学习王小妹，争当青年先锋队……”从此，王小妹的事迹便开始广泛流传开来，极大地激发了全县青年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1951年5月4日，作为尉氏县妇女解放的典型，王小妹还和焦裕禄一起参加了河南省首届团代会，并获得了一枚劳模奖章。

帮助团员正确理解党团关系

1950年冬，28岁的焦裕禄被任命为青年团（共青团前身）尉氏县工委书记。其间，他养成了一个重要的习惯，无论走到哪里随身都会带着三样东西：笔记本、报纸和二胡。笔记本本里不仅记满了团的业务知识，还有各地的民俗、民情、地理、形势、工作和社会动向等情况；报纸既能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文化素养，又能及时地把党的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到团员之中；二胡不仅能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还能拉近与大家的距离。正因为如此，年轻人都愿意找他交流思想，久而久之，他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老大哥”。

当时，县、区两级团干部经常被抽调出去下乡，时间一长，一些同志就有了一些怨言，很多人甚至不愿意做团的工作，他们说：“团的工作难做，搞不好中心，党委批评，搞不好业务，上级不依。”焦裕禄了解情况后，就耐心地做起了他们的思想工作，他说：“团的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是头领，团是手足，一个人只有头领，没有手足怎么能行呢？”他还勉励大家：“最要紧的是打好自己的文化基础，学好革命理论，适应新时期的新特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带领共青团队伍，当好党的助手。”

焦裕禄的一席话把大家说得心服口服。从此，尉氏县青年团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力地开展起来，大家不仅主动学习文化知识，还广泛参与到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农业互助等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了青年模范先锋的带头作用。

鼓励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

焦裕禄在工作中还发现，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很多青年妇女都不愿意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工作。为了动员她们参加农业生产，他选树了一个先进典型——王小妹。王小妹是尉氏县大营区上王村人，家里很穷，哥哥姐姐都已先后病饿而逝，父亲又常年在外地务工，只有她和爷爷

坚决维护团组织的肌体健康

1952年，时任陈留团地委宣传部部长的焦裕禄在杞县开展土改复查工作时发现，该县云所乡和楚寨乡两个乡团支部已被敌人和派遣的代理人直接操纵，突出的问题是团员的特权思想、恶霸作风、贪污受贿、包庇地霸、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等情况十分严重，不少团员被群众认为是新恶霸。

焦裕禄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一是土改中团组织的发展工作不够扎实，没有很好审查团员的出身成分，没有严格执行入团规定的条件和手续，使一些不良分子混进团组织。二是入团后没有进行很好的教育，有些在土改中斗争积极的团员受到农村地主阶级思想的侵袭，思想蜕化变质。也有部分团员入团时就没有进行团章团纲的教育，只知入团光荣，不知服务群众。

为了巩固土改胜利的成果，纯洁团组织的肌体，焦裕禄决定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的支持下，将作风恶劣、损害群众利益的人员开除出团，严格执行团组织的纪律，起到了极好的教育作用。

一日共青团，一生共青团。1953年6月，为了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焦裕禄离开了共青团，但他的心却始终与共青团和青年在一起。临行前，他对一位曾在团组织一起工作过的老战友深情地说：“团干部总要转业改行的。可咱们做过团的工作的人不能忘了青年，要永远把教育青年的任务担在肩上……”

现如今，焦裕禄虽然已经离开我们58年了，但他的精神永远鼓舞着一代代青年人奋勇向前。在新时代，各行各业中无数共青团员都以他为榜样，在党的领导下，展现着属于自己的青春风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着中国青年的使命和担当！

（作者系焦裕禄干部学院机关纪委委员）

红色记忆



明船山之学，育湖湘正气

——船山书院记

□ 严五代

亦有东洲，在彼中流。
桃花片片，绵浪悠悠。
绿杨依岸，红雨随舟……

这是明代陈安《衡州八景赋》中的句子。东洲，衡州八景之一，位于湖南衡阳市雁峰区的东部，是一座三华里长、近百米宽的小岛。当年东洲多植桃花，每当春潮上涨时，风吹花落，落花随流逐岸，更有“桃浪暖”之感。因形似大船北航，东洲又号船山，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在此读书著说。

清末，王学大行，士人推崇，兵部侍郎郭嵩焘首建思贤讲舍于省城以崇祀船山。衡阳是王夫之的故乡，崇祀乡贤更当义不容辞。光绪四年（1878年），衡阳知县张宪和在衡州城南大码头横街创办船山书院，以“讲明夫之之学”为宗旨。光绪八年（1882年），衡阳士绅开始在船山书院择师主讲，李扬华首任山长。两江总督曾国荃将家藏《船山遗书》捐与书院，又“捐助膏奖银两，嘉惠来学”。不过当时书院规格不高、院地狭小，影响不大。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兵部尚书彭玉麟以“院地逼近城市，湫隘嚣尘，殊不足以安弦诵”为由，独资捐银一万二千两，迁书院于东洲北部，一年后落成。书院湘水环绕，树木葱郁，大门上方为彭玉麟手书“船山书院”四字，又有所撰楹联一副：

一瓢草堂遥，愿诸君景仰先型，对门外岳峻湘清，想见高深气象。

三篇桃浪暖，就此地宏开讲舍，看眼前鸢飞鱼跃，无非活泼天机。

书院有纪念堂，塑王夫之像于堂中。有讲学堂，以供山长教学，还有会客堂和藏书馆。除教习的宿舍外，有精舍四十余间，院内有花园苗圃，办学条件大为改善，办学经费也相对充裕。彭玉麟在《改建船山书院片》中，对书院主持、招收生徒、延聘师儒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办学章程。

在船山书院的办学历程中，影

响最大的当属湘潭王闾运。王闾运，字壬秋，一字壬父，号湘绮，学者称湘绮先生，曾执掌成都尊经书院。彭玉麟十分钦佩老友王闾运的学问人品，多次邀请他执掌船山书院，只是因故未能实现。后来王闾运在长沙的住宅湘绮楼失火，彭玉麟又特意在船山书院内建立黄绮楼，以候湘绮先生光临。

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二月，六十高龄的王闾运才携子女来至衡州，主讲船山书院。遗憾的是彭玉麟已经于前一年去世，王闾运的心情十分悲凉。这一年所作的七夕诗云：“空洲无路复无津，独抱秋心坐向晨。输与灵仙情不老，白头簪奈又何人。”王闾运刚到船山书院，景色萧索，眼见的是“门斗斋夫村陋，不成局面”，且“行李虽富，钱米俱无，明早便无食矣”，完全不能与昔日成都尊经书院的盛况相比。但他时时念及亡友的殷殷重托，并不灰心。初到东洲即撰联云：

海疆归日启文场，须知回雁传经，南岳万年扶正统。
石鼓宗风承宋派，更与重华数社，成均九奏协箫韶。

可见其培养湖湘弟子，经营书院的决心。

基于执掌尊经书院的丰富经验，王闾运在船山书院实行了诸多改制。教授经史辞章，并且“分经授徒”。今存《船山书院课艺初集》八卷，收录院生课作九十篇，都是由其亲自批阅的。他还注重学风整饬，实行降等制度，月课成绩差者由正课生降到附课生。对于屡犯学规的院生也毫不留情，毅然将其驱逐出院。值得一提的是，王闾运育人不重门第，惟重才学，如人称“王门四匠”的僧人释敬安、铁匠张登寿、木匠齐白石、铜匠曾召吉，都曾受业于他门下。

在王闾运的用心经营下，船山书院气象焕然一新，“海内执经问学者踵相接”，岳麓、城南、绿江书院学子纷纷慕名而来，有“学在船山”之美誉。

不久，维新运动爆发，书院改学堂成为大势所趋。1905年8月，

清政府颁布了“停科举以广学校”的上谕。后因湘江涨水，书院没于水中，“十年故迹涤荡无余”，改制之事暂时搁浅。

1915年夏天，湘水再次暴涨，船山书院已经无力维持，王闾运允诺将船山书院与衡阳城外的船山祠合并为“船山存古学堂”。此时的书院文、经、子、史分科设置，从本质上尚未脱经史辞章之轨。船山存古学堂于1922年改称船山国学院，1927年改为船山中学，1950年改为衡阳市第一中学。

船山书院致力于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是一座颇具特色与影响力的晚清书院。

王夫之爱国主义精神一直贯穿于船山书院办学始终，书院举行春秋两祭，都要向学生宣讲王夫之的爱国主义与民族气节。其中王闾运掌教船山书院二十余载，对王夫之极为推重，其《王夫之列传》写道：“船山贞苦，其道光大。千载照耀，百家汪洋。为楚大儒，名久愈彰。蒲轮寂寞，兰佩菲芳。”此外他还主持补刻《船山遗书》，为船山作传，为船山诞辰撰文，为船山墓撰联，为船山著作作序题跋。

船山书院还注重船山著作的刊刻与整理。光绪十三年（1887年），书院将曾国荃赠送的《船山遗书》版片进行修补增刻出版，增加了《龙源夜话》等五种，称为船山书院增补刻本《船山遗书》。1893年，书院又将增补刻本重印行世。同时书院还刻有《四书训义》和《读通鉴论》等单行本，作教科书使用。此外，船山八世从孙王之春也曾捐银与船山书院，并于1894年刊行船山遗著《四书箋解》和《九赋》。书院刻印的这类船山著作，为当时和后来的学者研究船山之学创造了条件。

从1885年改建东洲，到1922年改为船山国学院，历时三十余年。书院开办期间，正值国运艰难：甲午战争惨败，中国沦为列强瓜分的对象，洋务救国化为泡沫，戊戌变法也以失败告终，清朝统治陷入危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全国上下自强救国呼声高涨。



满山红叶似彩霞

□ 刘琪瑞

寒潮过后，秋意愈加浓了，最美处莫过于长满枫林的山中，片片枫叶经了秋风秋雨几番濡染，红得像霍霍燃烧的火炬，像天边跳动的彩霞，在层林间铺展，在雾岚里旋舞，唤起人们无限的遐想。

秋天之美，美在枫叶。晚唐诗入杜牧在《山行》里吟咏：“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向上而行，望得见白云缥缈处的几户人家，停下车来领略这枫林晚景，那被霜色渲染的丛丛枫叶，美过江南二月的春花。唐代诗人白居易亦赋诗道：“寒山十月旦，霜叶一时新。似烧非因火，如花不待春。连行排绛帐，乱落剪红巾。解驻篮舆看，风前唯两人。”一排排枫树像深红色的帷帐，一枚枚飘落的枫叶像剪碎的红头巾，如火如荼，蔚为壮观。

北宋理学家程颢沿江漫步，看到青山绿水映衬着蔓延生长的红枫，不由吟道：“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南宋诗僧释

居简望着飘飘红叶，聆听窗外风语，赋诗曰：“猎猎翩翩赤羽旗，霜裁风剪乱零吹。打窗便是敲窗响，梦断吴江欲冷时。”猎猎风响，翩翩叶舞，枫叶被寒霜浸染，被朔风轻剪，飘飘零零落到寺院里。

枫叶醉红，唤起归思与乡愁。元末明初诗人王翰在一首《红叶》诗中吟道：“秋来万木着新黄，只有枫林醉晚霜。炬火乘风焚赤壁，锦帆迎日下淮扬。”枫林在清霜里醉成了一抹酡红，如火炬般映红了赤壁，诗人在这火红的秋日里要扬帆回家了。元代散曲作家张可久在《清江引·秋怀》中感叹：“西风信来家万里，问我归期未？雁啼红叶天，人醉黄花地，芭蕉雨声秋梦里。”在这万里霜天、红叶满地寒雁啼鸣的晚秋，诗人归期无定，满怀乡愁。

枫叶染霜，喻示着韶华流逝。南唐后主李煜在一首《谢新恩》里说：“冉冉秋光留不住，满阶红叶暮。”南宋才女朱淑真的《对景漫成》感言：“半窗残照一帘风，小小池亭竹径通。枫叶醉红秋色里，两

三行雁夕阳中。”临窗对秋景，感叹时光飞逝，青春不再。清代诗人赵翼在《野步》中感喟时光荏苒：“峭寒催换木棉裘，倚杖郊原作近游。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秋风把枫叶染红了，也把诗人的鬓发染白了。

枫叶如丹，一片丹心寄相思，正如李煜在《长相思·一重山》里所言：“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红叶可寄深情，北宋词人晏几道词中多有涉及“红叶题诗”，他在《思远人·红叶黄花秋意晚》中说：“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飞云过尽，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在《诉衷情·凭觞静忆去年秋》中云：“诗成自写红叶，和恨寄东流。人脉脉，水悠悠。几多愁。”在《虞美人·闲敲玉铤隋堤路》中曰：“应恨不题红叶、寄相思。”一片红叶写尽相思情。

枫叶凌寒傲娇，色如丹、红似火，代表着熊熊燃烧的希望，彰显出不屈不挠的坚毅精神。毛主席有“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枫叶情怀，更有“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

在这迫切需要兴学育才之际，船山书院作为衡阳乃至湖南的文化重地，造就了一批经世致用之才，不少弟子活跃于近代历史舞台上。如著名政治家杨度，字皙子，湘潭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二十八年（1902年）求学于船山书院。他深受王夫之爱国精神的影响，立志要以恢复民族大业为己任。甲午战败后，他东渡日本，寻找救国新出路，呼应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杨度回国之后，为共和事业奔走。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为党工作，于1931年在上海病逝。再如蒋啸青，字常青，耒阳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求学于船山书院，是王闾运的得意门生，曾提出“学为民用，学为国用”。先后在衡州府中的新民、成章、道南等中学从事中等教育，还于省立三师、三中、三女师教授博物学和社会学，并担任校长多年，治学有方，被尊为“湘南教育王”。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湖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也是衡阳地方党组织、湖湘最早党支部的创建者之一。在1928年组织农民暴动，被捕牺牲。

国家危亡之际，船山学子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匡世济国而奔走，然其爱国情怀则如出一辙。船山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哺育了一代民族精英。

斗转星移，如今船山书院屹然矗立在东洲岛上，听涛声依旧。虽世事变迁，然船山的爱国精神却早已经根植于湖湘这片沃土，激励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学子。



怒气冲霄汉”的必胜信念。最为脍炙人口的咏枫叶诗当属陈毅元帅的长诗《题西山红叶》：“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红叶遍西山，红于二月花。四围有青绿，抗暴共一家。红叶遍山隅，中石色朦胧。左岸顶西风，欢呼彻底红。伸手摘红叶，我取红透底。浅红与灰红，弃之我不取。书中夹红叶，红叶颜色好。清君隔年看，真红不枯槁。红叶落尘埃，莫谓红绝矣。明春花再发，万红与千紫。题诗红叶上，为颂革命红。革命红满天，吓死可怜虫。”“红叶”贯穿全篇，一气呵成，情感真挚，令人赞叹。此诗写出了红叶的精神、红叶的气势、红叶的品格。红色，代表热烈，体现忠贞。作为革命家的诗人，歌咏红叶、喜爱红叶，抒发英雄志向，表现出忠贞不渝、勇敢坚毅的革命情怀。

